



寂静玛尼歌

柴春芽 著

必须要上路了，像个没落时代的莽汉，
抛弃中产阶级的空洞无聊和小布尔乔亚的矫揉造作，
到西部去，到远方去，到花环美人 and 孔武有力的男子组成的万马边疆去。

再上路，一再流浪……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寂静玛尼歌 / 柴春芽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208-09736-0

I. ①寂… II. ①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251647号

策划编辑 文 青
责任编辑 文 青
装帧设计 张 布



世纪文景

寂静玛尼歌
柴春芽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 张 7.75
插 页 2
字 数 167,000
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09736-0/I·857
定 价 25.00元

听者与讲者朝哪个方向躺着？

听者朝东南偏东方，讲者朝西北偏西方；地点为北纬五十三度，西经六度；在地球上与赤道形成四十五度角。

——乔伊斯（James Joyce）《尤利西斯》（Ulysses）第十七章

目
录

卷一	——	出城记	001
卷二	——	行路记	031
卷三	——	孤命记	075
卷四	——	修行记	127
卷五	——	涅槃记	165
卷六	——	启蒙记	215
卷七	——	寓言书	223

卷一

出城记

“喂，朋友，你站在公路当中不要命了吗？可我的卡车还要命哩。”

“嗨，朋友，我知道你是个好人的，不会轧死我的，只会把我带到更远的地方去。”

“哎呀，朋友，我这一路上倒霉透顶了。”

“哎呀，朋友，话可不能这么讲嘛，我会给你带来好运气的。”

“哎，朋友，上来吧，世界上最倒霉的事情都让我碰上了，我还怕啥哩么？”

“哎呀，你碰了啥倒霉的事情了，说说嘛。”

“朋友，先喝上一瓶子啤酒，我再给你说啦。哎呀，倒霉透顶的事情全让我碰上了。”

“朋友，好嘛，啤酒嘛，我喝啦，倒霉的事情嘛，你慢慢讲啦。”

“昨天，我正开着车子喝着酒唱着歌，美滋滋地走哩么……”

“唱啥歌哩嘛，唱一个听听啦。”

“两个黄羊，上山冈咪。一个姑娘，招手着咪。我的心啊，痒痒着咪。哎哟嘿，一条河挡着咪。两个黄羊，上山冈咪。一个姑娘，洗澡着咪。我的心啊，猫抓着咪。哎哟嘿，一杆枪顶着咪……我正唱着美哩，突然看见路边有个姑娘招手着哩。我就把车停下了朝那车窗子外面一瞄。啊呀呀我的个乖乖呀，一个牡丹骨朵儿一样的姑娘，站着哩么，牛奶的皮肤，亮着哩么，圆溜溜的屁股蛋子，翘着哩么，苹果一样的乳房嘛，风一吹就颤着哩么。啊呀呀我的个乖乖呀，我跳下车，恨不得把两个眼珠子抠出来仔细地看一看，哈喇子吊在我嘴巴上我都来不及管了么。倒霉的事情谁都想不到突然就来了么……”

“啥倒霉的事儿嘛？你快讲啦，别卖关子了啦。”

“我的酒喝完了嘛，你帮我再打开一瓶嘛。”

“好嘛，酒嘛，你喝吵，倒霉的事儿嘛，你接着讲吵。”

“一个狗熊一样壮实的男人从玛尼堆后面爬出来了嘛。哎呀，我一看就傻眼了嘛。”

“那男人揍你了？”

“没有嘛。那男人说，啊呀，大哥，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喝一瓶子青稞酒嘛。我咕嘟嘟一口喝完了转身就要走嘛，那男人突然从腰里拔出了刀子，抵在我下巴上，说，走，你往哪里走，脱掉裤子，自己搞自己。没有办法嘛，我只好对着茫茫大草原，脱掉裤子，自己搞自己嘛。”

“哎呀，朋友，你可真够倒霉的。”

“我自己搞完自己，刚提好裤子，那男人就递给我一瓶青稞酒，说，哎呀，大哥，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喝一瓶子青稞酒。我咕嘟嘟一口喝完了转身就要走嘛，那男人突然又从腰里拔出了刀子，抵在我下巴上，说，走，你往哪里走，脱掉裤子，自己搞自己。没有办法嘛，我只好对着茫茫大草原，脱掉裤子，自己搞自己嘛。”

“哎呀，朋友，你也太惨了嘛。”

“我自己搞完自己，刚提好裤子，那男人又递给我一瓶青稞酒，说，哎呀，大哥，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喝一瓶子青稞酒。我咕嘟嘟一口喝完了转身就要走嘛，那男人又从腰里拔出了刀子，抵在我下巴上，说，走，你往哪里走，脱掉裤子，自己搞自己。没有办法嘛，我只好对着茫茫大草原，脱掉裤子，自己搞自己嘛。”

“哎呀，朋友，我都不敢往下面听了嘛。”

“我自己搞完自己，刚提好裤子，那男人又递给我一瓶青稞酒，说，哎呀，大哥，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喝一瓶子青稞酒。我咕嘟嘟一口

喝完了转身就要走嘛，那男人说，大哥，麻烦你把我妹妹带到德令哈，一路上我就放心啦。”

浪子啊，你虽已死，但你能否说出，在你短暂的一生中，有多少次远足值得铭记？

那年春天，你第一次出门远行，去漫游青海。我不知道对你来说那是不是一次荡涤心魂的游历。我只知道，那是中国西部的辽阔春天，山杜鹃和土拨鼠在大地上——出现，流云和热霞在天空中渐次招展，一队自南向北的大雁携带着迁徙途中的爱情故事，在大地与天空之间，搬运着湿润的季风和漫长的诗歌。甚至连那黄河岸上的花儿^①，从一个晚归的牧羊少年那金属的嗓子里飘扬而出的时候，也都分泌着热情洋溢的艳情和肉欲——

土黄（嘛就）骡子（着嘛），
走金桥吆——
（哎吆喂）阿哥的个肉（呀哈），
没走着个金桥的路上——

十六（哈）十七（着嘛），
缠姑娘哎——
（哎吆喂）阿哥的个肉（呀哈），

① 花儿又名少年，是产生于中国西北地区的一种山歌，流传于汉、回、藏、撒拉、保安和土家等民族之间。

没缠着个姑娘的炕上——

月临牧野的大草原正在花儿里酣睡。你乘坐的长途班车，像一只大甲虫，悄悄爬进草原更深的梦境。你把双手伸出窗外，触到了草原，那黑色孤独的夜游女神，柔软的香肩。翌日清晨，朝阳升起。晨牧的马蹄，抻开一地格桑梅朵^①那被露水揉皱的裙裾。苍凉牧歌，撕碎了遥远的地平线。道路笔直，空旷无人。前往拉萨的朝圣者携了家眷在路边歇息。他们啃着糌粑，脸上洋溢着纯净的喜乐。你对他们的生活羡慕不已。当夜，你停歇在县城德令哈，住在朝圣者扎西老爹的帐篷里。大而明亮的星子悬挂在马背上。你在梦中听见星星和星星的交谈，那么轻，那么近，又那么远。醒来的时候，太阳还在地平线的那一边偷懒。你循着一股浓烈的硫黄味，来到了离公路不远的一眼温泉边。你看见一具雄性藏人健美的裸体在雾气蒸腾的温泉里忘情地沐浴。那是朝圣者扎西老爹。沐毕，他披上黑色的藏袍远去，混入庞大的牦牛群之中。

一辆破旧的卡车像奔驰的骏马，从遥远天边的公路上疾驶而来。你双手叉腰，站在公路中间。咔嚓一声，卡车停在了你面前。

跑运输的蒙古族司机，把你从长江源头载到了腾格里大沙漠。闲谈中，他知道你是来看腾格里的，就揶揄似的说：

“噶，腾格里嘛，有啥好看的嘛！我看了一辈子也没看出个啥来。”

夜凉如水。躺在蒙古族司机家的土炕上，你却因激动而失眠了。翌日晨曦，你独自走进腾格里。你漫无目的地走着，想着空荡荡的心事。

① 格桑梅朵，意为幸福之花，属翠菊科，就是杜鹃花，又称娑萝，有毒，生长在海拔四千多米以上的青藏高原。西藏人传说：不管是谁，只要找到长着八个花瓣的格桑梅朵，也就找到了永恒的幸福。

远离尘嚣，在大孤独的景况里，你以额头抚摸苍凉。不经意间，走过一个又一个干涸了的海子。你望见，远而又远的天边，一个游弋的黑点，于是便疾疾赶路，待至近前，才看见是个汉族老汉。羊们在一根细瘦的鞭子下，扑向干涸了的海子上兀立着的几茎芦苇。

“阿爷，这沙海里走一天，苦啊？”

“没啥苦，一辈子都这么过来了。命嘛！人活一辈子，只要不贪心，轻巧得很。”

“阿爷，这么大的腾格里，你一个人闷啊？”

“闷啥，水红的花儿嘛漫上，朶朶的心事嘛想上，晃晃的时间嘛就过去了么。人这一辈子不就是一嗓子花儿么。”

说着，老汉扯开了宽阔的歌喉——

一个嘛就朶老汉子吆

七十七嘛吆

我再加上四呀岁的叶子儿青嘛

八呀十一嘛吆

怀里抱个琵琶子嘛吆

嘴里吹杆笛嘛吆

怎么样子吹嘛叶子儿青嘛

怎么样子唱嘛吆

三十两者白银子嘛吆

买快马嘛吆

这么样者骑唻嘛叶子儿青唻嘛

这么样就跑唻嘛吆吆

二十两者白银子唻吆吆

买钢枪唻嘛吆吆

这么样者瞄唻嘛叶子儿青唻嘛

这么样就打唻嘛吆吆

八仙的个桌子唻嘛吆吆

喝一杯杯酒唻嘛吆吆

怎么样就喝唻者叶子儿青唻嘛

怎么样就不醉唻嘛吆吆

你躺在暖暖的细沙上，听老汉讲故事。讲着讲着，两个人都睡着了。醒来的时候，云还在头顶上，像一只懒惰的羊，纹丝不动；羊还在干涸的海子上，像一群闲汉，斜着个膀子到处晃荡。你起身向老汉告别，继续朝着荒漠深处走去。太阳在天空中，拉动大地上你逶迤的影子。日当正午，热气蒸腾，水喝完了，嘴唇干裂，你站在四顾茫茫的荒漠中，心中掠过一丝恐惧。正午的太阳像一台榨汁机，想要把你身体里的每一滴水分榨出来。你能感到，你身体里河流干涸，血管中泥沙俱下。你翻过一座又一座沙丘，突然，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间土坯屋。你加快脚步赶过去。一个荒漠中的家园出现了。芨芨草和荆棘围起的篱笆墙内，开垦着一小块菜地，瘦小而稀疏的大白菜像难民营里饥饿的小孩。菜地旁，一口水泉吐出微弱的细流。那间小小的土坯房紧靠着泉水，门

框里倚着一对蒙古族老夫妇。两位老人像天堂之门的领路人，慈祥，善良。

老人把你迎进小屋。为了抵挡每天的沙尘暴，土坯房没有窗户。刚进屋时你什么也看不见，需要让眼睛适应一会儿，才能看见土炕、灶台、水缸和墙角的杂物。老人把刚刚做好的面条盛了一碗给你端上。这荒漠中的粮食贵比黄金。你捧着碗，想像这是上帝赐予你的圣餐。两位老人微笑着，催促你快吃，好像你是他们浪子回头的儿子，在走失多年后重新回到了他们身边。

两位老人是这腾格里沙漠的牧驼人。三十多年了，两位老人相伴着，不离不弃，与世隔绝，在腾格里沙漠边缘放牧着骆驼。他们的七峰骆驼整天游荡在干涸了的海子上，啃食盐碱地、芨芨草和枯萎的芦苇。

你在土炕上睡了一觉。午后的沙尘暴像狂野的盗马贼，在屋顶上踢踏而过，将你惊醒。你侧耳聆听，听见那仿若从古战场上传来的杀伐声，那飞沙走石声，那狂飙突进声。尽管屋外昏天黑地，仿如地狱，但被一盏油灯照亮的屋内却无比宁静，像出埃及的摩西给以色列人的避难所。风暴终于停歇。老人打开木门，领你向西走去。向西十里，七峰骆驼在太阳下吃草。老人坐在沙丘上，笑着说：

“娃，你该走了，再晚点，你今晚就走不出腾格里了。”

此后好几年，你没有再去西部走一走。你在南方一座临海的城市，坐下来，心怀乡愁，怅望西部。

秋雨迷蒙。楼房。天桥。公路。汽车。警察。士兵。公务员。艺术家。政客。妓女。囚徒。无个性的人。手铐。安全套。证券交易所。机械装置。一切均为腐殖质。一切为一。腐殖质丝状的触须伸向天空，挡

住了太阳。腐殖质丝状的根系穿透泥土和岩层在地下缠结。空间荫蔽，灵魂的生长何以可能？如果天空开裂，让培育腐殖质的工业废气排放到大气层以外，顺便把楼房、天桥、公路、汽车、警察、士兵、公务员、艺术家、政客、妓女、囚徒、无个性的人、手铐、安全套、证券交易所、机械装置等一同排放出去，让灵魂和植物以及那些被混凝土做了绝育手术的大地重获生机，情况也许就不会糟到这般地步，那留着鸡冠头的摇滚青年也就不会表情麻木地靠着墙壁抱着吉他唱着 NIRVANA 乐队的一首歌，心不在焉地勾引青春少女让其未婚先孕。Some Thing In The Way。沿途的秘密。那留着鸡冠头的摇滚青年应该像个黑天使拍着洁白的翅膀飘上蓝天吟唱一首祈祷诗。那把眼影画成紫色的十六岁少女也就不会一手夹烟一手拎瓶啤酒像只被射落在地的鸽子那样眼神迷茫地望着脏兮兮的雨丝无家可归。那无家可归的少女应该被一朵云托举着围绕黑天使跳一支撒玛利亚草裙舞。

想到这里，她的眼睛噙满了泪水。那泪水像两条鱼从眼眶里挤出来，游过眼窝，在鼻凹里停下来，安静地等待着自然的蒸发。

她和诗人沉默着。吧台那边传来乌仁娜的歌声。忧伤的蒙古长调。思念。骑马远去的白色猎手。诗人注意到，那两条鱼从窗户那儿飘逸而出，游进了雨中。

她打量着诗人。诗人的大胡子还是那样漂亮。诗人的眼睛像马的眼睛，善良而忧伤。

大二那年，诗人和他组建“诱导社”来找她出演先锋话剧《半神兽》的时候，还是个青涩少年呢。她记得，那时候倒是他显得少年老成，因为他比诗人更早地蓄起了胡子。

你是神是兽？那是诗人和他共同执笔的一部三幕剧。

为什么你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那是她和他共同主演的一幕悲剧。

半神兽杀死了美神维纳斯，而后刎颈自戕。

她和诗人默默地喝酒，谁也不愿往事重提。

他的灵魂正在转生的路上。她一直都在这么想。转生之路，一条没有国界的路。穿越时光的阻隔，他将和那些追求自由的人一起，把臂而行。在大光明的吟唱中，他将冷眼观瞻这平庸无聊的芸芸众生。他该是幸福的。

“昨晚我梦见了他……”她说，“他为我朗诵了一首诗。”

“有些事就是这样神秘，”诗人说，“昨天我偶尔打开一本书，发现书里夹着一张诗笺。那是上大学的时候，他抄给我的一首诗，美国诗人奥哈拉写给他的好友艾许伯瑞的诗。”

她熟悉那首诗。初恋的那会儿，他经常给她朗诵那首诗。

我不相信真的没有另一个世界，在那里

我们将坐在山顶，将新写的诗

读给彼此听

你是杜甫，我是白居易

而孙猴女士将在月亮上嘲笑

我们不合时宜的头脑

我们看着白雪落下，草地

已不是我年轻时看到的样子

而月亮，今晚当她升起

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它意味着：“你凋落，像朵花。”

诗人一直是个游荡在路上的诗魂。他走遍了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帕米尔高原。诗人清楚地记得，那次在阿里，他突然昏倒在地，接着，他感觉自己从地上飞了起来，飘在空中俯瞰着躺在路上的自己。卡车司机扎西尼玛从驾驶室里跳出来，为诗人做着人工呼吸。距离诗人不远的云层里，一只秃鹫不知疲倦地盘旋着。在诗人的意识里，时间也就过去了几秒钟，他醒来以后，扎西尼玛却说，他在路边躺了整整一个小时。那次濒死体验彻底改变了诗人。从那以后，诗人相信，真的有另一个世界。

“我们之所以热衷于谈论切·格瓦拉^①，不是因为我们勇敢，而是因为我们怯懦。”诗人说，“我们之所以热衷于谈论杰克·凯鲁亚克^②，不是因为我们喜欢上路，而是因为喜欢赖在床上。”

“必须要上路了，”你说，“像个没落时代的莽汉，抛弃中产阶级的空洞无聊和小布尔乔亚的矫揉造作，到西部去，到远方去，到花环美人 and 孔武有力的男子组成的万马边疆去。”

“那你去德格吧。那里有个朋友，叫扎西尼玛，是个卡车司机，他可

① 切·格瓦拉（Che Guevara, 1928—1967），阿根廷人，参加古巴革命，被称为“红色罗宾汉”的游击革命家，被誉为“共产主义的堂吉珂德”的理想主义者。

② 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 1922—1969），美国现代派作家，“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代表人物，其主要作品有自传性小说《在路上》（*On the Road*）、《达摩流浪者》（*Dharma Bums*）、《荒凉天使》（*Desolation Angels*）、《孤独旅者》（*Lonesome Traveler*）等。他以离经叛道和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与文学主张震撼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与社会观。《在路上》深刻影响了中国内地一九七〇年后所生的一代人。

以帮你找一个牧场安顿下来。”

“喔耶，就去那儿吧！”

一片绵延千里的大草原。一座古老的寺院。一间木结构小楼。你将居住在寺院里的小阁楼上。将有清晨的阳光从木格窗棂上洒下来，洒在窗台上一瓶野蔷薇的花瓣上，洒在你酣睡时清甜的脸上。将会有一阵悠扬的经唱，破空铙鸣，将你惊醒。将会有马的清啸和奔驰的蹄声由远及近，带来苍白的骑手和一筐夏天的草莓。将会有个名叫央金或卓玛的姑娘给你爱情。哈哈，将会有个人，成为凯鲁亚克写到的达摩流浪者。

终于可以再次上路了。背包里装着换洗的衣裤、睡袋、药品、瑞士军刀、哈苏 XPAN 相机、ILFORD PAN135 胶卷、杜蕾斯安全套、地图册、佛经和诗集。乘坐火车抵达成都，你住在一家青年旅社。住宿费很便宜，一张床位一天二十块钱。

晚上，扎西尼玛和他的女友“骆驼鱼”走进了你住宿的房间。第一次看到扎西尼玛和“骆驼鱼”，你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你想：该是一种多么疯狂的爱情，才使这两个年龄差距如此悬殊的人走到了一起。扎西尼玛，三十岁，有着一头纷乱而坚硬的长发和一身发达的肌肉，黑铁一样的脸上长着一双阴鸷的眼睛。“骆驼鱼”高大而瘦削，长着一双鼓出来的金鱼眼。她的脸颊上覆盖着浓重的高原红，由此证明她在一个紫外线特别强烈的地方生活了很久。一个三十岁的男人和一个五十岁的女人，一个卡车司机和一个都市中产阶级，他们之间产生爱情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骆驼鱼”对你说，她和他可以一无所有，但却不能没有爱情。你相信，他们有性，有恋人永不衰老的激情如地火秘密地运行，最终把这抱残守缺的社会道德冲决得支离破碎。你想到了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